

# 獨立評論@天下

(本欄位提供網評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天下立場)

搜尋



天下雜誌

精選專題

讀者投書

公共政策

社會觀察

財經管理

國際兩岸

文化生活

關於我們

首頁 >> 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 何明修：當社會運動與政府形成對峙——從太陽花學運看雨傘革命

## 何明修：當社會運動與政府形成對峙——從太陽花學運看雨傘革命

作者：何明修

2014/10/13

關鍵字： 香港 佔中 雨傘革命 太陽花學運 真普選 梁振英 趙紫陽 馬王鬥爭



從9月28日凌晨宣佈佔中運動全面啓動開始，香港這場被國際媒體稱爲「雨傘革命」的抗爭，已經在10月12日邁入第三週。事實上，如果從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9月22日發起罷課來算，爭取真普選的大規模群眾行動則是超過了20天。在目前，特區政府已經明確拒絕抗爭者的核心訴求，北京人大所定調的特首選舉方案不可能撤回，也不可能加入公民提名的辦法。中國領導者多次公開宣示相信特區政府的處理能力，梁振英也堅拒辭職下台的要求。儘管在9月29日之後，香港警方已經不再積極驅離佔據金鐘、銅鑼灣、旺角街頭的示威者，但是特區政府仍明白表示不排除強制清場。

很顯然，香港雨傘革命已經帶來了一個難解的政治對峙：執政者不願意讓步，但是他們也沒有把握能在可接受的代價之內恢復秩序；反對運動雖然未取得有意義的成果，他們卻仍有辦法持續動員群眾，向政府施壓。列寧曾說，革命就是統治者無法維持舊有的方式，而群眾也不願意忍受舊的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目前發生在港島、九龍街頭的態勢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革命。

儘管在9月28日衝突之後，近兩週來當局的壓制是採取間接的手段，例如縱容黑道暴力、發動藍絲帶的反制運動，但是佔領運動仍有辦法在10月10日發動一場號稱十萬人的大集會。就最極端的局勢推演，香港雨傘革命仍是有可能導致中國「天安門」的結局，亦即是執政者決定不計任何代價，武力鎮壓反對勢力；亦或是朝向埃及「解放廣場(Tahrir)」、烏克蘭「獨立廣場(Maidan)」的劇本，亦即是強大的抗議風潮促成政府的垮台。理所當然，其他比較不戲劇化的發展也是可能的，例如台

灣的太陽花學運最後和平落幕，政府的威信受到強大打擊、服貿審查議程被延後、中國對台政策也出現了明顯的調整，但是這些影響仍沒有改變馬英九持續推動兩岸經濟與政治整合的個人意志。

重點是，無論是在北京民主運動、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烏克蘭的橘色革命、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持續的政治對峙都是必經的階段。就如同拔河比賽中，兩隊選手都使盡了出全身力量，但是標誌勝負的繩結卻看似靜止不動。通常正當觀眾的注意力鬆懈時，繩結開始慢慢移動，很快地我們就看到失敗者踉蹌倒地，勝利者興奮雀躍。

在半年前的台灣，太陽花學運佔領了立法院24天，也一樣形成了對峙的僵局。如果仔細來看，其中仍是有許多可以比較之處。



（2014年3月18日，晚間九點，學生突破封鎖成功佔領立法院。劉國泰攝影）

首先，台灣的學生與市民是成功佔據了立法院的議場，他們原先的意圖是要阻止已經在3月17日的「半分忠事件」乘亂通過二讀的服貿協定，進入三讀程序。結果主事者也沒有料想到，他們可以阻擋住19日凌晨的警方驅離，進而成功地癱瘓了國會。香港的和平佔中運動原先是設想要干擾金融中心的運作，但學生團體在罷課行動最後一晚（9月26日），突然發起佔領政府總部旁的公民廣場。結果警方的強制清場，甚至拘捕黃之鋒、周永康近48小時之久，才引發群眾在金鐘的集結。28日警

方動用胡椒水與催淚彈，更是激發市民的憤慨，很快地金鐘、銅鑼灣、旺角三地就出現了自發性的佔領街頭風潮。

兩場抗議其實都不是按照一套預先設想的脚本演出，也都是由於主政者的失策或誤算，才讓抗爭規模擴大。在3月18日之前，反服貿的學生曾多次試圖闖入立法院，但都被警察阻攔；等到他們真正攻陷了議場，自己也沒有料想到這項舉動立即吸引廣大的聲援，使得試圖抬離的警察反而面對強大的反包圍群眾。香港佔中運動一開始只是規劃少數「死士」的公民抗命，他們自願承擔挑戰法律的後果；學聯與學民思潮(學民)的罷課與佔領公民廣場行動，原先也只是以學生為主要動員對象。很明顯，兩地的運動者都低估了潛在的社會不滿情緒，起初的激進抗爭手段不但沒有讓運動陷入絕境，反而激發了更廣大的市民參與。

儘管有這些相似性，太陽花運動最大的籌碼就是他們阻擾了國會的議事，至少使得全院會議無法召開，這迫使執政者比較會感受到急迫性。畢竟如果連象徵國民主權的機構都癱瘓了，政府的正當性就受到衝擊。相對地，香港運動者至今只有佔領街頭，而沒有能讓任何一個政府部門運作停擺。因此，在10月2日之後，儘管特區政府擺出願意與反對者對話的姿態，卻接連多次以各種技術性理由來擱置實際的談判。特區政府顯得有恃無恐，打定的算盤就是持續的街頭佔領將會激發更多的民意反彈。就空間而言，台灣的抗爭者當初是處於較有利的位置，立法院兩旁的青島東路、濟南路並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繁華的商業中心，阻礙交通比較不會引發民怨。相對地，金鐘的夏慤道與旺角的彌敦道則分別是港島東西向與九龍南北向的幹道，這使得香港運動者面臨了較不利的局勢。



（學生透過網路動員，到立法院現場聲援。劉國泰攝影）

其次，兩場運動都看似依靠群眾的自發動員，而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在太陽花學運動起初的前幾天，場外激進派與場內溫和派一直存在路線上的爭議，3月23日晚上的佔領行政院事件就源自於領導權的鬥爭。在之後，儘管在25日議場內幹部重組決策體系，建立了三十人代表大會以及九人決策小組，似乎穩住了運動的領導權，但是一直在4月10日正式撤離之前，太陽花的領導核心仍是受到其他次級團體(激進側翼、賤民解放區、二樓奴工)之批評與挑戰。在香港，學聯、學民、佔中三股勢力構成了主要的領導核心，但是他們對於群眾的掌握是十分有限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在9月28日當晚，由於各種謠傳橡膠子彈即將動用的傳言，學聯緊急呼籲參與示威者全面撤離。但是結果反而是更多市民的加入抗爭，使得佔領運動擴展到旺角與銅鑼灣。

就這種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而言，有穩固的領導核心是利或是弊，自然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明確的領導體系能夠使得主事者有策略上的靈活運用空間，儘管它降低了群眾的自主性。太陽花學運在進入第二週之後，主要的訴求從實質性的「退回服貿、重啟談判」，退縮至程序性的「先立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後審查」，訴求對象從馬英九總統，移轉至立法委員(要求朝野立委簽署承諾書)，就是明顯的例子。立法院長王金平在4月6日宣示支持「先立法、後審查」的訴求之後，議場內學生也在隔天發表明將要「光榮出關」。兩次重大的策略調整，儘管有些內部質疑聲音，但是太陽花領導者仍是有辦法貫徹其決策。



相形之下，香港運動領導者的策略運作空間是比較受限的。許多群眾認定包括公民提名在內的「真普選」方案是不能撤守的底線，其他各種爭取「有公民提名之實，而無公民提名之名」的替代方案被認為是「投降派」。在抗爭現場，也可以感受到很明顯的反領導中心的情緒，到處可以看到自發張貼的「學聯不代表我」、「人人皆是領袖：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標語。香港雨傘革命是並不是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所啟發，例如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而主要是來自於激進本土派群眾對於採取溫和穩健路線的泛民黨派議員、和平佔中運動領袖者之長期不耐。這股反運動領袖之心態甚至是已經演變成爲各種「獵巫」指控，如此一來，出現了各種奇怪的傳言，所謂「左膠」（原先是指那些反對歧視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之社會運動人士）將要「騎劫」（按：即綁架之意）運動成果，亦或是暗中策劃拆除路障，瓦解運動。不難想像，在這種充滿不信任與猜忌的氣氛下，就算是特區政府願意誠心對談，運動領導者也沒有太多的權衡與彈性的空間。

最後，反政府示威的成功關鍵之一即是統治菁英內部的分裂。當同情北京學生的趙紫陽失勢，用坦克車與步槍終結天安門學運就成爲無可逆轉的命運；同樣地，當埃及軍方決定採取中立姿態拒絕鎮壓解放廣場之民眾，總統下台與運動勝利也成爲指日可待之結果。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受惠於國民黨內部的馬王鬥爭與接班競爭。在佔領行政院事件之前，馬英九、江宜樺固然採取強硬姿態，指責學生行爲違法，但是包括郝龍斌、朱立倫等地方諸侯，卻或多或少表達較同情學生之立場。王金平最後表態支持「先立法、後審查」，也讓學生能夠找到施力點，能夠聲稱某種程度的勝利。

在表面上來看，香港雨傘革命是面臨了團結一致的對手。北京政府表明全力支持梁振英的作為，而建制派議員與反佔中人士持續他們的批評，這並不意味著運動者沒有試圖運作統治菁英的內部分歧。佔領運動是針對位於金鐘的特區政府，而不是在西環的中聯辦，儘管所有人都是知道特首選舉辦法是由中央定調的，即是具有明顯的策略考慮。在日前突發傳出梁振英接受澳洲UGL企業的「祕密款項」，也是值得觀察的發展，究竟這個消息是如何流傳出來，其政治意圖為何，目前仍不明朗。如果香港運動者能夠持續抗爭的動能，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是比較有可能被激化，而無論其政治分歧是來自於較開明的建制派、想要取代梁振英特首的競爭者、亦或是中國內地反對習近平的勢力。

總之，香港街頭儘管沒有了兩週前的催淚彈與胡椒水，或是上週的黑道暴力，但這卻是一個令人摒息以待時刻。未來香港的民主，就將取決於這項僵局是如何被打破。

### 【編輯推薦延伸】

[陳一姍：香港雨傘下的文明衝突](#)

[黃哲斌：理解香港的十個關鍵連結](#)

[廖芸婕：真正的考驗才要開始——香港朋友與台灣經驗](#)

[太陽花學運重點全覽](#)

photo credit : Pasu Au Yeung (CC BY-SA 2.0)

瀏覽次數：6227

[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讚 335 人說這讚。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讚的人。

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何明修，1973年出生於台北西門町，目前任教於台大社會系。走上社會學這條路，原先是由受到艱澀、但充滿想像力的抽象理論啟發；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覺得社會學的趣味，在於理解人生百態，解答人間形形色色的苦難。

您可能有興趣的文章

--	--	--	--	--